

本版6月19日刊发《在阅读的光芒里,展现一支笔的力量》,谈及中学生优质写作与内在阅读的关系,将阅读写作的话题带到读者面前。2023年9月起,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写作与表达”系列课程,本期我们约请该校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围绕“自我认同与情境写作”,谈谈大学生的阅读与写作。同时,欢迎读者就读与写的关系参与讨论,谈谈自己从读到写的心得。来稿请发至电子邮箱dushuzhoukan@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悦读互动”。

编者

从读到写:诗意寻思与生命表达

封面·话题

朱子辉

写作的意义: 再创建一个审美的新世界

所谓“自我认同与情境写作”,就是通过文学写作,再现并创建一个审美的人生情境,实现自我生命的体认与超越。在这一点上,古典诗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它短小精练,随时可咏,将人生中的一个个剪影快速地记录下来。这有点儿像我们现代人手里的智能手机,遇到心仪的风景,随手即拍。古代很多诗人的写作即是如此,比如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千多年后,终南山辋川一带,某个黄昏时分,山林日照一刹那之间的光影流变,被王维用这首短短的小诗记录下来,而且永远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记忆之中。二是它音律和谐,充满美感,更能让学生体会到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魅力,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母语。比如孟浩然的《春晓》,千百年以来,之所以广为传诵、妇孺皆知,就是因为它嘤嚶成韵,晓鸟、少这三个分布在不同句末的韵脚字,将整首诗串联起来,顺口一读,前呼后应,优美动听。三是它意象丰富,境界深远,深入其中,不仅能获得审美的愉悦,而且还能实现心灵的超越和自由。我自己就写过一首小诗:“芦苇丛中水气清,田田荷叶贴波平。白云飞鸟归何急,且共孤舟半日横。”这是我在白洋淀游玩时的亲身经历,那里有丛丛芦苇、田田荷叶,坐在渔人的小船之上,近处是碧波荡漾,远处有白云飞鸟,实在是美不胜收。用这样一首短小的七言绝句把当时的情境记录下来,这些美丽的意象就成了我心中永恒的风景,而且直到现在,每每往复吟咏之时,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当时优美的情境之中,内心感到无比畅快和愉悦。

写作第一步: 做一个“能感”的人

以古典诗词作为写作的载体,成为我讲授这门课的主要内容。在动笔写作(“能写”)之前,我要求学生做到“能感”与“能观”。“能感”就是要深入生活、热爱生活,对宇宙人生有自己真切的认识与感受,这是写作的第一步。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无论是春花秋月的景物,还是喜怒哀乐的感情,要酝酿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境界,其关键在于“真”。如何做到“真”呢?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有一颗敏锐、细腻而善感的心灵。李白的“相看两

不厌,只有敬亭山”,其中蕴藏的是一颗孤独伤感而又对大自然充满热爱和依恋的心;杜甫的“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让人动容的是他那一颗在战乱流离中对久别的妻子深情眷念的心;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经意间流露的则是一颗历经宦海沉浮而最终参透人生的觉明之心。没有这一颗颗感受人间冷暖、与宇宙万物交感共振的心,诗中的素材又从哪里来呢?这些传诵千年的伟大作品又如何能产生呢?所以说,“能感”之心,是写作的源头;而心之“能感”,则是写作的首要前提。

写作第二步: 做一个“能观”的人

但只有“能感”还不行,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所感多是世俗的、功利的、琐碎的,甚至是粗鄙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自己的所感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审美的眼光重新来打量它,此之谓“能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就曾说过:‘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如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是的,‘能观’就是撇开一切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全副精神专注于所观事物本身的形象。”

以白居易的《池上》为例:“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诗题中所提到的“池”,位于洛阳履德里白居易晚年养老的宅第之内,池中种植了从江南移植过来的紫菱,白莲,白居易非常珍爱并一直精心经营着这个小池。可是有一天,一个调皮的小娃,突然撑着小艇闯将进来,他要偷采诗人最为珍贵的白莲。那么,诗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小娃”的呢?他并没有呵斥驱赶,更没有教训鞭打,而是将这个“小娃”的所作所为,完全当作“池上”一幅别样的风景在静穆地欣赏。白居易对偷采白莲的“小娃”,没有从现实利害出发进行比较、分析、旁涉,而是把他偷采白莲的行迹当作池上一个完整的、孤立的意象去观赏,结果就达到物我同一,也即诗人淡泊闲适的情趣与小娃天真可爱的意态相互渗透、往复交流,最终呈现出一幅充满审美情趣、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而这正是此诗的境界(或称“意境”)。

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以其能观也。可见,作者之情趣(“意境”)与所观之事物(“境”),能否达到浑成合一的状态,从而生成“意境”,关键在于是否“能观”。而在《人间词话》第六十则中,王国维更是详细地阐述了“能感”与“能

视觉中国 供图

观”二者之间的关系: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所谓“入乎其内”,就是深入生活,“有深入生活,才有真情实感(“能感”),才有写作的素材(“能写”),也才能让人觉得真切动人(“有生气”)。但正如前面所言,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世俗情感的真实、真切,它还必须要有一种超越性的审美品格,即这里所说的高致,而这就需要写作者能“出乎其外”,也即超脱于现实各种利害关系之上去看待(即“能观”)宇宙人生中的各种事物。由此可见,“能感”虽是写作的首要前提,“是写作素材的直接来源”,而“能观”却是写作过程中提炼意象、升华情趣,最终生成意境的必要保证。

写作第三步: 做一个“能写”的人

如上所述,“能感”与“能观”似乎是“能写”之前的心灵准备,但实际上二者并不独立于写作过程之外,而是与整个写作过程密切相伴。如前所述,“能感”才能“能观”,“能观”才能写出好的、有意境的作品。而一个写作者是否“能感”,写出的作品是否能达到意与境浑,有一种“出乎其外的高致”(亦即是否“能观”),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作品上,落实到写作过程中节奏声韵的选择、语言文字的组合与篇章结构的构造等每一个细节上。

在教学过程中,我就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学生于早春时节,见风吹花落,心中有感,便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才见枝头露,云重桃花疏。狂啸三万里,新叶随风舒。”细读这首小诗,这名学生之“能感”,自是显而易见。然而,由于他没有对“风吹花落”这一景象进行整体的审美观照,他自己内心的情趣首先就不明晰,更别谈如何借助桃花吹落的意象来鲜明地呈现自己的情趣了。陆机在《文赋》中说,“一个作者虽然‘瞻万物而兴叹’,但只要自己内心‘情曈眬而弥鲜’,便能做到‘写作中‘物昭晰而互进’,达到了自己的情趣与客观物象之间‘相互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从这一角度来看,此诗中由于没有一个鲜明情趣的前后统贯,故而诗中的各类物象,诸如‘枝头露’‘桃花’‘新叶’‘风’等就显得凌乱不堪,而其间某些隐约显露出情感倾向的语词,如‘重’‘疏’‘狂啸’‘舒’等,也指向不明,读来让人如坠云雾,不明所以。倘若我们见风吹桃花落,由此而感慨生命之脆弱凋零、春光之匆匆飞逝,在这一鲜明情思的引领之下,重新提炼意象,组合语词,选择

音韵,这首小诗就焕然一新、意趣顿生,试看:“才见枝头花,红深墙角斜。风吹一夜雨,湿透绿枝丫。”前二句着力描绘桃花开之繁盛、姿态之优美,后二句转写一夜风雨之后,“枝丫”沉重,“绿叶”萌生。整首诗虽不明言风雨之后繁花之凋残零落,然而其意蕴蕴蓄其间,读者亦自能体会得到。

当然,诗人要将这一呈于心而见于物的境界,写成不朽的文字,又不只是语言表达技巧方面的问题,而实在是诗意的寻思并逐渐走向明朗的过程。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写不出一篇好的作品,意象芜杂,字句混乱,词不达意,貌似是语言表达技巧方面出了问题,而根本则在于内心对自己所表达情思以及所要构建的意境尚不明确。大家都知道贾岛那个著名的“推敲”的故事,一字之差,意境却完全不同。韩愈之所以认为“敲”好,是因为“敲”字有声响,以动衬静,反而更加凸显了周遭环境的幽静。可见,“诗思一旦清晰,所要建构的意境一旦明朗于心,炼字造句,语言的组合与调配,便也就水到渠成。”

写作的理想: 表达自我生命,赓续华夏文脉

有个学生在期末提交的作业中附注了一段话送给我,她说:“连续一个学期的古诗词创作,始则不知所措,以为强人所难;终则欣喜若狂,方知自己也能运用诗词表达自我,咏叹生命,与宇宙人生进行优雅的对话。回看以前的习作,非常感谢老师曾经的鼓励和细心的指导。我想,或许将来有很多同学也和我一样,会在老师的启发和指导下,渐渐步入诗词这方美妙的天地。这段话一时间让我深深感到欣慰。说实话,在今天这样一个人际交往追求短平快、语言逐渐走向直白庸俗化的时代,要求青年学生们尝试古诗词创作,我的内心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为此还曾多次与负责这门课程的主管领导沟通,担心我的诗词写作课是否有被取缔的可能。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对这门课程的肯定与认可,让我看到了汉语言文字的魅力,虽历经数千载,也曾染满尘埃,但依旧在华夏儿女的心中生生不息。作为一个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此生若能让学生在的心田里种下一颗颗文化的种子,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汉语言文字之美,让他们学会敢于运用这种美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生命,与宇宙人生进行最真诚的对话,还有什么比这一理想和追求,更令人激动和振奋呢?”(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郑国民 苏荣格

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我国教育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百廿年求索,历久弥新。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宛如一部流动的史诗,映照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脚步,描摹、刻画着语言文化发展的脉络,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求知之路,承载着无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载体。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作为观念、认知和情感的载体,过去、现在一直都承担着推广普及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文化自信等方面的重任。

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内容以选文为主,被称为“文选型”教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教科书选文不同,负载、蕴含着不同的文化观念、教育理念。鉴古知今,以启未来,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建国以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研究”等课题为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含中职)语文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完成了“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建设工作,系统整理、深入挖掘了清末以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资料,为深刻理解、分析一百多年来语文教科书选文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数据库建设旨在响应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为教材编写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为语文课程实施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也可探索教育与文化理解、传承、创新的关系,探寻语文教科书塑造学生精神世界、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密码。

系统整理辑录教科书选文信息,建设可多角度检索和生成的数据库

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面向未来、便于检索生成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信息标定框架”,每篇选文以作者等基本信息、文本主题与体裁、教科书版本等5个一级维度和与之相对应的31个二级维度信息进行标定,在科学、严谨的框架基础上,建设了自清末至今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数据库先后分两期建设完成,一是清末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包含中学语文教科书88套620余册、2.3万多条选文信息,小学语文教科书共248套1000余册、4.5万多条选文信息;二是1949年以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包含中学语文教科书38套220余册、1万多条选文信息,小学语文教科书共计35套270余册、1.5万多条选文信息。截至目前,先后两期建设工作已圆满结束,并完成了数据整合,开发了具备用户交互界面的资源平台,依据对教科书选文信息的标签化处理成果,提供规范化、模块化、标准化的数据管理功能与多维度检索生成功能,很快可开放使用。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力求容量大、质量高、覆盖面广、信息丰富,能够客观反映清末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的全貌和基本特征。

利用、挖掘选文数据,洞悉选文演变轨迹与特征

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蕴含着不同时期国家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选文展现出不同时期的语言发展特点、文化文学观念与社会生活风貌。从以文化人、教育育人的角度看,教科书选文以其独特的语言之美、思想之深与情感之真,摇动着学生的心灵,塑造着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感知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审美品位和文化素养。如今,我们站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高地,回望百年语文教科书发展历史,梳理、整合、辑录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既是响应国家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战略要求,也是为教材建设做好资源储备和内容优化服务,同时也在回应教育史研究范式转型的需要,为探索我国教育、语言文化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提供研究工具和资源。

借助前期建设的清末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我们完成了如《民国时期初中语文教科书现代散文选篇研究》《清末民国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古代作品选文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研究》等多篇论文成果。这些成果深入研究选文编制与文化变迁、教育思潮、课程文件等外部因素的互动规律,同时洞幽烛微,从选文编制考察其如何从社会文本转变为教学文本,或者追踪个案,凝练经典作品在教科书中入选、储存、传送的机制。

沉淀的经典选文,映照恒久的育人价值

20世纪前期,以林纾、范源濂、吴研因、穆济波等众多学者作为主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诸多出版社致力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制、开发,留下了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文质兼美的选文,为后来教科书编选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储备了数量可观、以备遴选的选文资源。

随着现代教育目标的演进,语文教科书开始注重激励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表达,培养其严密的思维逻辑,优化其语用的审美质地,选文逐渐突破古文的“通解”范畴,民国初期蔡元培的评论,胡适、鲁迅的小说诗歌,朱自清的散文逐渐进入语文教科书。而从具体选文篇目来看,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潮、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基因与现代精神在教科书中碰撞交融,沉淀了《归园田居》《项脊轩志》《背影》《荷塘月色》《最后一课》《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经典篇目,百年来从未缺席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经典选文是语文教科书编写、研制的关键。有了经典选文,思想、情感、语言等便锚定在具体情境之中。这些经典选文历经沉淀、淘洗,逐渐得到学界认可,蕴藏着文化的精髓,饱含着作者沛然的情思,释放着历久弥新的语言魅力,常读常新,焕发出恒久的育人价值。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入选教科书也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过程与环节。作为作品的文本一旦入选语文教科书作为教学的选文,不仅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以其突出的教育价值功能构成了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我们也将继续完善教科书选文史料和数据库功能,把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建成开放、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为更多语文教育学者、教材编者、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便捷的学习、研究者资源。

(作者郑国民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荣格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以书为桥,用阅读沟通世界

——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侧记

书海观潮

本报记者 王珺

希望中国作家的好故事能够走入世界各国读者的书房,使大家在全人类共享的文学殿堂享受彼此的文学馈赠。在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BIBF”)故事沟通世界——徐则臣对话30国汉学家活动现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如是说。

6月19日23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确如一个庞大的世界书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写书人、出书人、读书人。为期5天的图博会共迎来71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家展商现场参展,22万种中外图书集体亮相,举办了1000多场文化活动,近30万人次入场参观。据不完全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100项。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意向和协议1426项。

图博会上,参展的550家国内展商集中展示了近几年出版的精品力作和“走出去”重点图书。参展图书涵盖主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古籍、科技、文艺、少儿六大类。

本届图博会的主宾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通过展示图书出版、书法艺术、饮食文化和精美服饰,组织学术研讨会、出版交流和文化展览等活动,让中国读者对古老璀璨的沙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以书为桥,促进文化交流,助推国际出

版、中外文明交汇融合。本届图博会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出版交流合作项目。

6月19日,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中国伊朗经典著作互译项目首批成果发布会上,发布了伊朗出版的中国4种图书《老子》《论语》《孟子》《我是花木兰》的波斯文版和中国出版的伊朗4种图书《化作红宝石的心血》《波斯语教程》(第一册)、《苏赫拉瓦耳迪论艺术与美学哲学》、《伊斯兰文明中的艺术史》的中文版。伊朗驻华大使穆赫森·巴赫蒂亚尔表示,伊中两个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合作,从古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无不诉说着两国在科技、艺术与文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中伊经典著作互译项目首批成果发布,是中伊两国文明交流的大事,进一步推进了兩國文化合作的持续发展,希望今后两国在科学、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都有更大的飞跃和进步。

图博会北京展区专设版权输出展台,北京出版图书、文学类名家精品以及其他品种出版物琳琅满目:如今年4月在巴黎图书节发布的《潮来书》英、法、西、俄、阿文版同框亮相BIBF,北大红楼系列阿拉伯文版等主题类图书,北京古建文化丛书日文版、法文版等,《跑步穿过中关村》德、俄、法、韩、西班牙、意大利、埃及阿文版等,《平凡的世界》马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版,《穆斯林的葬礼》土耳其文、塞尔维亚文、俄文、韩文版,《人生》俄、韩、英文版,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英文、意大利文版,从紫禁城到故宫日文、阿拉伯文版,《乡土中国》马来

文、阿拉伯文、哈萨克文版等社科类图书,彰显了北京市属出版单位、版权机构版权输出的丰硕成果。

图博会现场,中译出版社出版的《用音乐学古诗》举行了阿拉伯文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总裁艾哈迈德·赛义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更是浓缩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历史与广博思想,诗词中反映出的情感与思考打破了跨文化传播的壁垒。用中国叙事讲述中国浪漫,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独一无二的方

式。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诗书里的成长》,今年4月入选2023年度中国好书,在实现了阿拉伯文版权输出后,本次图博会上又举行了法文、波斯文版权输出签约仪式。法国阿尔卡迪亚出版社代表和伊朗莫瑞甘出版社代表共同表示,期待该书为促进中法、中伊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互鉴以及少儿出版、儿童阅读交流作出贡献。

BIBF专题展是本届图博会不容错过的亮点。今年的绘本展、艺术书展、插画展、美食图书展和世界礼物市集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阅读爱好者。以“打开绘本,看见世界”越长大,梦想越大”为主题,本届绘本展保留了往届深受观众喜爱的“特色IP展区”“中国原创展区”以及“大师书房展区”,同时与蛋仔派对等10大热门IP合作,展示了逾万册多语种优秀原创绘本,举行了60多场绘本主题活动。